

“梁铁牛”是三口堰的一位退休老教师，本名梁春煦，字迪猷，自诩“90后”，已逾鲐背之年，实龄九十有二了。

梁老个性鲜明，文采飞扬，躬耕乡村，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梁铁牛”之名是同事和邻里给取的外号，因字“迪猷”与“铁牛”两字在浏阳方言中发音接近，再加上梁老看准的事、认定的理，是头牛也拉不回，所以“铁牛”两字便传开了。曾经本村一场喜事，“壁单子”（农村摆酒贴在墙上醒目位置的工作人员名单）上写了“奉烟某某某、奉茶某某某”，梁老坚持自己观点，认为“奉”字屈尊，改为“司”字，众乡亲对这位满腹诗书、较真认真的“土秀才”更加刮目相看。

梁老别看岁数大了，身子骨还挺硬朗，除了有点耳背外，头脑清醒，思路清晰，来了客人还能端起酒杯喝一二两。最让人佩服的是老人家记忆力超群，对过往的人和事熟稔于心，谈起诗词对联来一套一套的，我等后学听了一愣一愣的，钦佩不已。

周末闲暇，应其儿子的邀请，我们一群诗友驱车前去拜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车刚停稳，就看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在大门口用一口东乡话热情招呼大家：“快进来坐，吃水果，盐旱茶！”

大家围着梁老落座，一边喝着热茶，一边嘘寒问暖。“梁老，今天我们特意来看望您，向您讨教取经，学习对联创作，您老人家就不要有所保留，要不吝赐教啊！”

“赐教不敢当，我今年90多了，搭帮党的政策好，1993年从学校退休后，一直在家颐养天年。”梁老乐呵呵的，真看不出是九秩老人，大家啧啧称奇，洗耳恭听。

“我读的是中师，我学了整整一年的俄语。”毕业后，梁老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梁老学的俄语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白白浪费了，到现在只会几句简单的俄语。”说这话时，梁老似乎有点懊悔，其实这也怪不得他。我们一边安慰梁老，一边继续认真倾听。

“不教俄语了，我迅速调整自己的专业。我觉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挺吸引人，尤其是诗词歌赋，我一下子入了迷、钻了进去。学校也有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大家经常在一起吟诗作对，交流创作，所以我的对联基础都是跟同事学习、在学校打下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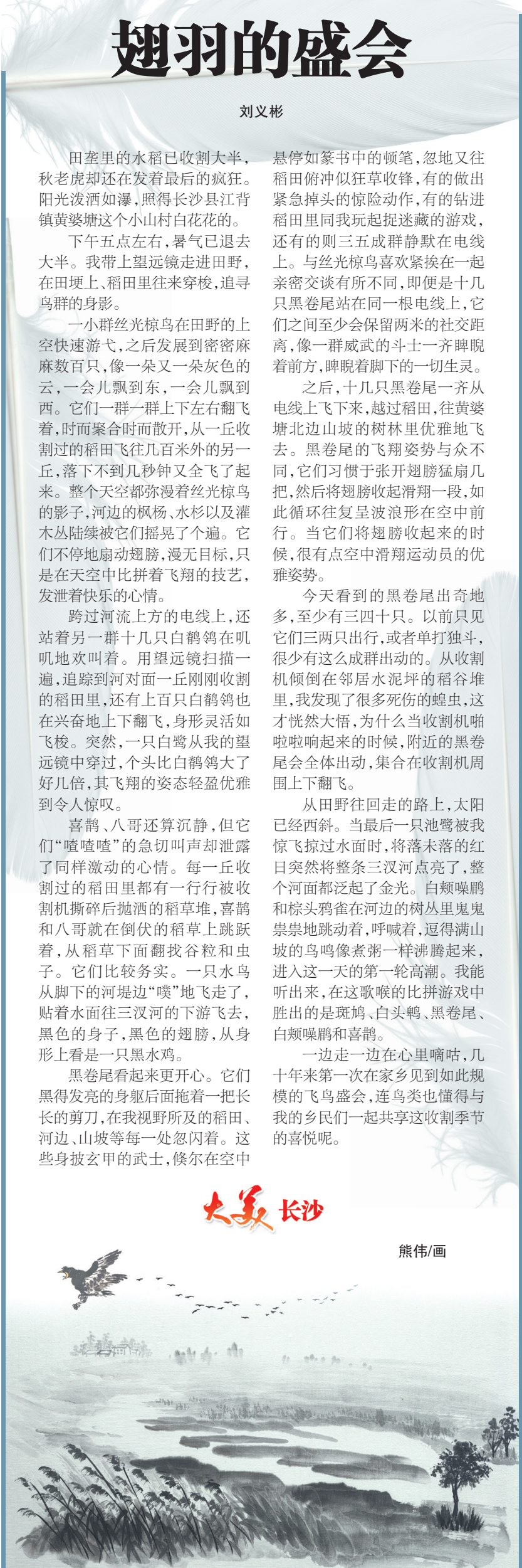
“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下个人体会。”梁老抿了一口茶，非常谦和地聊起他的创作经验，“对联在民间有严对和宽对之分，严对就是上下联严格按照词韵、平仄规律遣词造句，讲究对仗工整。宽对就没那么严格要求，只要字数相等、词性相对、意境相符就可以。”

“梁老，以前民间有句对联，叫做袁世凯千古，中华民国万岁，此下联比上联多一字，这是否宽对呢？”同行的肖哥忍不住插了一句。“呵呵，这是一个孤例，意思就是告诉全体国民，你袁大头对不起中华民国啦！”梁老反应还挺快的，大家不禁莞尔一笑。

“其实难写的还是长句对联，很考验创作者的文字功底和知识水平。另外，对联最讲究的是即时即景。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在也有人写意识对、流水对，但万变不离其宗，此时此景，贴出来的对联不能离题万里，不能风牛马不相及，这才是对联创作的基本要求。”

“九秩精神迥出尘，杏坛桃李满园春；秉心独较真文字，笑对联朋酒盏频。”不知不觉梁老和大家交流个把小时了，实乃“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刻，厨房飘来阵阵香味。“斟满酒，倒满杯，梁老，我们敬您一杯，祝您身体健康，儿孙满堂，瓜瓞绵绵，幸福生活万年长！”

快意「梁铁牛」刘佳富



翅羽的盛会

刘义彬

田垄里的水稻已收割大半，秋老虎却还在发着最后的疯狂。阳光泼洒如瀑，照得长沙县江背镇黄婆塘这个小山村白花花的。

下午五点左右，暑气已退去大半。我带上望远镜走进田野，在田埂上、稻田里往来穿梭，追寻鸟群的身影。

一小群丝光椋鸟在田野的上空快速游弋，之后发展到密密麻麻数百只，像一朵又一朵灰色的云，一会儿飘到东，一会儿飘到西。它们一群一群上下左右翻飞着，时而聚合时而散开，从一丘收割过的稻田飞往几百米外的另一丘，落下不到几秒钟又全飞了起来。整个天空都弥漫着丝光椋鸟的影子，河边的枫杨、水杉以及灌木丛陆续被它们摇晃了个遍。它们不停地扇动翅膀，漫无目标，只是在天空中比拼着飞翔的技艺，发泄着快乐的心情。

跨过河流上方的电线上，还站着另一群十几只白鹡鸰在叽叽地叫着。用望远镜扫描一遍，追踪到河对面一丘刚刚收割的稻田里，还有上百只白鹡鸰也在兴奋地上下翻飞，身形灵活如飞梭。突然，一只白鹭从我的望远镜中穿过，个头比白鹡鸰大了好几倍，其飞翔的姿态轻盈优雅到令人惊叹。

喜鹊、八哥还算沉静，但它们的“喳喳喳”的急切叫声却泄露了同样激动的心情。每一丘收割过的稻田里都有一行行被收割机撕碎后抛洒的稻草堆，喜鹊和八哥就在倒伏的稻草上跳跃着，从稻草下面翻找谷粒和虫孑。它们比较务实。一只水鸟从脚下的河堤边“噗”地飞走了，贴着水面往三汊河的下游飞去，黑色的身子，黑色的翅膀，从身形上看是一只黑水鸡。

黑卷尾看起来更开心。它们黑得发亮的身躯后面拖着一把长长的剪刀，在我视野所及的稻田、河边、山坡等每一处忽闪着。这些身披玄甲的武士，倏尔在空中

悬停如篆书中的顿笔，忽地又往稻田俯冲似狂草收锋，有的做出紧急掉头的惊险动作，有的钻进稻田里同我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还有的则三五成群静默在电线上。与丝光椋鸟喜欢紧挨在一起亲密交谈有所不同，即便是十几只黑卷尾站在同一根电线上，它们之间至少会保留两米的社交距离，像一群威武的斗士一齐睥睨着前方，睥睨着脚下的一切生灵。

之后，十几只黑卷尾一齐从电线上飞下来，越过稻田，往黄婆塘北边山坡的树林里优雅地飞去。黑卷尾的飞翔姿势与众不同，它们习惯于张开翅膀猛扇几把，然后将翅膀收起滑翔一段，如此循环往复呈波浪形在空中前行。当它们将翅膀收起来的时候，很有点空中滑翔运动员的优雅姿势。

今天看到的黑卷尾出奇地多，至少有三四十只。以前只见它们三两只出行，或者单打独斗，很少有这么成群出动的。从收割机倾倒在邻居水泥坪的稻谷堆里，我发现了很多死伤的蝗虫，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当收割机啦啦啦响起来的时候，附近的黑卷尾会全体出动，集合在收割机周围上下翻飞。

从田野往回走的路上，太阳已经西斜。当最后一只池鹭被我惊飞掠过水面时，将落未落的红日突然将整条三汊河点亮了，整个河面都泛起了金光。白颊噪鹏和棕头鸦雀在河边的树丛里鬼鬼祟祟地跳动着，呼喊着，逗得满山坡的鸟鸣像煮粥一样沸腾起来，进入这一天的第一轮高潮。我能听出来，在这歌咏的比拼游戏中胜出的是斑鸠、白头鹎、黑卷尾、白颊噪鹏和喜鹊。

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嘀咕，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家乡见到如此规模的飞鸟盛会，连鸟类也懂得与我的乡民们一起共享这收割季节的喜悦呢。

大美长沙

熊伟/画

周末闲暇时光，约上好友，带家人一起，从岳麓区出发，沿滨江风光带，往北寻一处静谧之地——西围子露营基地。

车七拐八绕，穿过几条路面不宽的乡间小路之后，来到了目的地。眼前的视野也一下开阔起来，没有网红营地密密麻麻的商业设施，也没有刻意修饰的人造景观，见到的是三面环水的原生态露营基地，安安静静地躺在团头湖的臂弯里。水、湖滩、和撑开浓荫的树木，构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美丽风景。湖面被微风揉出细碎的波光，滩边已被来得早的游人搭起了白色天幕与帐篷。站在撑起的树伞下，看着摇曳的树叶，水边的湿润和草叶的清气随着徐风扑面而来，顿时让人洗尽疲惫，收获一身轻松。

径直往湖边走去，视野便毫无遮挡地在眼前整个儿铺展开来。裹着水汽的秋风拂面，瞬间就撞出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辽阔意境。素有“万亩湖”之称的团头湖，一头牵着靖港的古村阡陌，一头连着乔口渔都与宁乡左家山的果林，是长沙地区面积最大的天然湖泊。它虽没有名山大湖的浩浩逼人，却自有一股沉在烟火里的开阔静气，像一块温润的碧玉，稳稳地镶嵌在村庄与稻田之间。湖面碧波荡漾，水色清得发蓝，近岸处还能若隐若现地看见水底的水草。湖边不远处，三三两两的钓鱼爱好者支起小板凳，手握鱼竿半倚在林荫里，目光专注地望着水面，闲情逸致地垂钩着，把整段下午的时光，慢慢悠悠泡在了满湖的秋光里。

没站几分钟，只听到同行的朋友呼喊声：“架起烤架，添炭点火，准备午餐啦！”大伙同心协力，纷纷撸起袖子，支起炉架，摆开食材，拿出平常下厨的技艺。先把带着冰霜白霜的烤物往架上放，用余温慢慢烘走表面的水汽，待水汽褪去，再将烤物刷上一层薄薄的菜籽油，继续放到烤架上烧烤。有人觉得火候不大，还时不时地拿起扇子扇动着，让火势猛一点。油在火舌追猛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烤物上的油星子溅到热炭的火星，瞬间就发出滋滋的轻响，然后迸发出橙红色的火，急得大伙手忙脚乱地把烤架上的烤物拿起来，等火势稍小一点后，再放回烤架，不停地翻动，生怕烧焦、烧黑。鸡翅、牛排得提前在表面划上几道口子，慢火久烤才能把香气彻底渗透进肌理里；像玉米粒、五花肉、牛油这些，倒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烧烤，翻烤几下就能逼出焦香，熟得又快又入味。不一会儿工夫，外焦里嫩、新鲜出炉的烧烤也都差不多了，撒上孜然、辣椒面，放进嘴里，咬开的瞬间，油香在舌尖炸开，吃后会唇齿留香。有人觉得还不过瘾，又伸手拿起第二串。大伙围站在烤架旁，一口一串，在欢声笑语中吃着自己烹饪的美食。

吃完后，大伙都在自己肚子上摸了一圈，便有人提议沿着西围子走一走、消消食。炭火渐熄，茶足饭饱，我们漫步在林荫间，这才发现整片营地里藏着数不清的生活模样。有带锅炒菜、煮饭的，锅铲蹭着锅沿，碰出叮当响；也有围坐拿锅煮着麻辣烫，红油翻得正欢；还有人抱着自己的宠物，蹲在烤架旁，用指尖翻着烤盘里的西式点心……大家都守着一方小角落，各自忙碌、各顾各的，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展现着不同的厨艺，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活出了最松弛的自我精彩。

此情此景，忽然想起“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这句诗。以前读诗，总觉得这种松弛闲适是隔着书页的遥远，是要特意腾空去追寻的诗意，可这会儿看来，它就在团头湖吹过来的秋风中，在烤架上滋滋作响的油花里，在身边亲友弯起的笑眼里。我们平常总被快节奏推着走，忙着赶日程、追进度，生活也可以按下慢速键，来一场心灵的舒展。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老百姓最朴实的日子、最本真的生活就在此，就在这一湖、一滩、一炉烟火中。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cswbsyb@163.com

主办：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秋湖烟火

龙宇

七星岭，一件长风的大氅（外一首）

洪佑良

沧海桑田，时光的影子葳蕤一路踉蹌而来的足音
回响在飞瀑流泉的骨骼里
虔诚或者散漫都无所谓
多少事物已是过眼烟云
仁者爱山，从来不在乎高度
只在乎爱的广度

七仙女在此优雅沐浴
七件彩裳随意散落在这里
当一座山为爱低下高傲的头
让水跌落满成血脉
献上花的笑脸果的醇香
这座山就有了包容的大爱

在大国山凝视群峰
看它们沉默在古老的思索里
雄鹰忽高忽低翱翔的姿态
更像大海中的一叶风帆
那是亿万年前海鸥的灵魂
它们，仍在追寻波涛万顷的壮美

七星岭，披着一件长风的大氅
细数经历的花开花落

地老天荒

黄昏正收起晾晒的绒毯
风一吹，古老的传说和花瓣活了
她们在古籍里寻找
通往古蜀国皇宫的路径
洞箫、长铗和丝竹的吟咏
在后宫婉转低回
春夜太短欢愉太短梦太短
一朵花的寂寞是注定的

即使满坡的色彩在此汇集
也无法唤醒那段时光
杜鹃花的美那样刻骨铭心
深宫的爱情那样凄美
每一个春天都上演爱情
每一声呼唤都在滴血
而我的诗歌过于干涩
没有找到明眸的诗眼

我是一个行吟诗人
在大国山的九月
我等待一个心爱的人
等待与一朵花的地老天荒

雨亭秋晨诗写



4版

长沙晚报

2026年10月8日 星期四

橘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余宁山
校读/李乐

藕池河白描（外一首）

黄义

绚烂的霞光
流连于藕池河上
被渔夫的网撕成布匹
制成裙裳

满载着村姑温柔的呼唤
粗壮的汉子缄默着
赶着黄昏
摇回欹乃的小船

没有荷的季节
波的琴键被狗吠声弹响
金黄色的节奏
是远古留下来的惆怅

白马和乌篷船

从宋词的征尘中
腾空而来的白马
被农夫的胯套锁住
锁不住历史的见证与辉煌

从唐诗的韵律中
一路苦吟的乌篷船
被渔夫的缆绳系住
系不住岁月的坎坷和沧桑

田间的白马拉起犁铧
水花四溅泥土飞扬
岸边的乌篷船褪尽繁华
在渡口躲避前世的风霜



长沙晚报社 宣

文明旅游

爱在长沙

I ♥ CS